



老年集

契诃夫小说选集

上海译文出版社

契诃夫小说选集二十一

老 年 集

汝 龙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A. Chekhov
OLD AGE, etc.
THE TALES OF CHEKHOV

本书根据 William Heinemann 版本译出
英译者 Constance Garnett

老 年 集

〔俄〕契 诃 夫 著
汝 龙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75 字数 87,000

1982 年 8 月新 1 版 198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据原新文艺版修订、重印)

印数: 00,001—60,000 册

书号: 10188·351 定价: 0.52 元

契訶夫小傳

沙穆阿金

在泰干洛格●城，有一條平靜的、長滿青草的街，叫做修道院街。在夾道的兩排房子裏，可以看見一所小小的兩層樓房，門口掛着牌子『移民住宅。巴·葉·契訶夫。』巴維爾·葉果羅維奇·契訶夫是安東·契訶夫的父親。在那所房子的四堵牆壁裏面，安東·契訶夫度過了他的童年。

契訶夫這家人的血統是純農民的血統。安東·契訶夫的祖父是契爾特科夫所主有的

● 根據一九二五年倫敦 Cassel and Company 出版，由考泰梁斯基和湯姆林孫編譯的安東·契訶夫的生平和書信中的英譯文譯出，篇名 A Biographical Note of Anton Chekhov 著者是 Zamyatin，譯成中文時略有刪節。——中譯者。

● 契訶夫的故鄉，歐俄南方濱海的一個小城。——中譯者。

一個農奴，這個契爾特科夫就是列夫·托爾斯泰的那個著名信徒和朋友●的祖先。安東的祖父靠着堅毅的勞動好歹積蓄了三千五百個盧布，在一八四一年，也就是大約在農奴解放●的二十年以前，他用這筆錢給他全家八口人贖得了自由，每個人按七百個盧布的身價計算，他女兒亞歷山德拉算是饒頭，沒出錢。全家從佛索涅日省遷到南方，安東的祖父在離泰干洛格不遠的地方由普拉托夫伯爵，一八一二年戰爭●中的英雄，雇去做他的出莊的總管。

安東的父親在泰干洛格城裏做夥計。他也憑着他父親那樣的毅力把一個個小錢積蓄起來，總算湊够一筆錢在修道院街開了一家商店。那時候他已經娶了泰干洛格的一個布商的女兒歐仁妮·莫洛索娃。一八六零年一月十九日，安東誕生了。除了安東以外，還有四個兒子，亞歷山大、尼古拉、伊凡、密哈益，和一個女兒瑪麗亞。這所小房子裏的生活按照舊日的、嚴格的、傳統的格式過着。父親對子女管教很兇，要他們『敬畏上帝』，信教，遵守教會的規矩。男孩

● 契爾特科夫 (Tcherkoff, 1854—1936)，著名的托爾斯泰主義者——中譯者。

● 農奴解放令是在一八六一年由沙皇頒佈的——中譯者。

● 指拿破崙侵入俄羅斯所引起的衛國戰爭——中譯者。

們不得不在一切的齋日持齋，不得不參加教堂裏一切冗長的禮拜。父親對教會的音樂有很多的知識，也有很大的愛好，等到男孩們長大，他就把他們組織成一個唱詩班。

宗教方面的嚴格，對孩子們，却起了跟父親的心願完全不同的作用。『每逢我回想我的兒童時代，』安東日後寫道，『我總覺得它相當陰鬱。現在我不信教了。當初我的兩個哥哥跟我在教堂裏唱歌的時候，人家羨慕的瞧着我們，嫉妒我們的父母——可是我們自己卻覺得像是作苦工的小奴隸。』

契訶夫的第一個學校是在泰干洛格城郊的一個教會學校，在學校裏他跟小工匠、水手、工人的子女廝混。教師是希臘人，那是一個沒甚麼學識的、粗暴的人，常打他的小學生。在那兒唸書是沒有樂趣的。『我沒有童年，』安東不止一次的對他的朋友們說。

脫離教會學校以後，安東馬上就給送到一個語法學校去了，他在學業上的進步並不怎麼輝煌。他發展得慢。那時候，他是一個遲鈍、笨拙、大頭的男孩；他的同學給他起外號，叫做『砲彈』和『牛頭』。他老是有點躲着別人，沒有交到甚麼知心的朋友。不過，儘管這樣，『牛頭』卻爲他的同學所喜愛；也許是由於他那老是懶洋洋的好脾氣，由於他臉頰上的雀斑，由於他的笑容吧。

在語法學校裏讀到高年級的時候，契訶夫起了變化；他變成一個活潑的、愛說笑話的少年，善於幹各種惡作劇的事，想出種種花樣來。歡笑和幽默（後來這兩種東西成爲他創作生動的整整一個階段的特點）開始從一個汹涌的噴泉裏噴出來。他從圖書館裏找來種種滑稽的故事，大聲朗誦，唸得有聲有色，招得全班同學哈哈大笑。他常常作出很逼真的怪相，還能够把嗓音變得叫人聽不出是他的聲調。

他最初的文學性的試作跟他在語法學校高年級讀書的那段時期有關係。他給學生寫稿和編輯的小星投稿，主辦了幾期幽默的、用原稿發表的學校報紙口喫的人。他在做七年級學生的時候，寫過一個鬧劇小雞不是白白的叫和一個劇本沒有父親——這種孩子氣的成績，寫得多少有點才氣。

那時候契訶夫家庭的運氣正在壞下去。父親的買賣越來越不行，到一八七六年他的生意完全垮了，他只好賣掉房子和商店。除了安東以外，一家人都搬到莫斯科去了，另外已經有兩個兒子先到了那裏，亞歷山大在讀大學，尼古拉在讀繪畫學校。安東留在泰干洛格，爲的是讀完語法學校。

在莫斯科，父親找到一個差使，在一個倉庫裏做職員，可是五十個盧布一個月的薪水養

活幾個小孩子已經嫌不夠，更不可能接濟安東了。在十六歲那一年，安東就得獨立謀生，做事餬口。他教家館來維持生活，一直拖到一八七九年他在學校畢業。然後，他到莫斯科去，考進大學的醫科；在大學的第二年，他開始了文學性的記者工作。

那也實在是記者工作。貧困逼他寫作，他不得不寫，寫的是一家人不致挨餓，因為父親的五十個盧布一個月的薪水是不能夠養活一家人的。契訶夫寫起來了——他得依照指定的題目寫作，按照定貨單來寫作；他得寫海邊的調情、丈母娘、三月的野兔；總之，寫書報檢查官所不禁止的任何東西，寫當時幽默雜誌爲了『普通』人飯後消遣而需要的任何東西。

當時契訶夫全家住在莫斯科德拉邱夫卡廣場的一所半地下室式的房子裏。安東不得不在最不相宜的環境裏工作。『我在頂糟的條件下工作，』他在一封談到那個時期的信裏寫道。『我的面前是非文學性的工作，它無情的折磨我的良心；在隔壁房間裏有一個親戚的孩子在啼哭；在另一個房間裏父親對母親大聲唸被感動的天使。對寫文章的人來說，比這再糟的環境簡直不能想像。我的床由一個新來的親戚佔用了，他老是來纏我，跟我談醫學。那是一種天下少有的環境。』

『我的非文學性的工作無情的折磨着我的良心』……單是這句話就表明契訶夫覺

得最苦的事還不是他在其中工作的環境，而是那種工作的性質；他得出賣他的才能來滿足買主的口味，在那段時期裏的買主都是滑稽的馬路報紙鬧鐘、蜻蜓等。契訶夫在一八八零年在蜻蜓上發表給我的有學問的鄰居的一封信開始了他的事業，那種『非文學性』的工作他不得不幹了整整兩年。用他的話來說，他給蜻蜓寫了『故事、傳說、通俗笑劇、各種垃圾，包括蚊子和蒼蠅。』所有這些東西都署了安·契洪節的筆名，這是在語法學校高年級唸書的時候由宗教教師給他起的外號。

一八八二年，點滴的主編N·拉金約契訶夫給他的刊物寫稿。點滴也是滑稽刊物；不過它總還比較近於文學，多少有點思想。『我們要用蠢事來抓住讀者，我們要用好文章來教導他們；他們在讀胡鬧的東西的時候也就讀到了好東西。』這是那位編者寫給契訶夫的信上的話。順便提一句，拉金是一個真正的作家，有藝術趣味，有才能。他爲蜻蜓約稿這件事，再加上他倆滋生出來的友誼，大大的鼓勵了契訶夫。他不必再專門想着逗讀者發笑了；他筆下的那些小說不時的流露出契洪節身上的那個未來的契訶夫。可是這些成績並沒得到鼓勵。要是他偶爾忘掉他的製造笑話的責任，他就得道歉，替自己辯白，請求原諒。

『你說我的柳枝和賊對點滴來說未免太嚴肅，』他在一八八三年寫給拉金的信上說。

『不過我覺得一個只有百把行長的嚴肅的小東西不會很刺眼……那篇東西相當輕鬆，合乎你那刊物的精神，那裏面既有結構，又有適當的抗議。』

嚴肅的契訶夫還沒人需要，可是說笑話的契洪節，滑稽的刊物卻樂於發表他的東西；他的才能得到注意，大家都來拉稿——可是儘管這樣，他的生活仍舊很窘。他跟他父親得養活全家，他那些故事換來的稿費實際上只是些小錢；就連這幾個錢，有時他還得向他的編者們去央求。也有這樣的事：他要求付給他應得的稿費三個盧布，主編卻不付現錢，提議說：『也許你想買張戲票吧？或者買條新褲子？那就上某某成衣店去買一條褲子，記在我的賬上好了。』……他借小筆的債款（五個或者十個盧布），典當東西。『有一種病像牙痛那樣折磨我，那就是窮得一個錢也沒有，』他對他的朋友訴苦。

安東·契訶夫還得找出時間來進行醫科的學業，這是一種很難的學科，因此局面就更艱苦了。他得趕緊寫完一篇故事，連忙去看教科書；他從編輯部出來，馬上得到解剖室去。空閒獨自思索的自由、從超然的地位看一眼生活的自由——他是沒有的。

一八八四年的春天，對契訶夫來說，特別艱苦。他一面不能放下文學工作，一面卻得參加大學的畢業考試。五月考完，這位年青的醫生就把文憑裝在口袋裏，同着家人一塊兒去佛斯

克列森斯克，莫斯科附近的一個鄉間小鎮；契訶夫的一個弟兄正在那地方的教區學校裏做教員。有青年們愉快的作伴，鄉下風景幽美，醫科考試已經過去——所有這些，使得契訶夫極快活，那段時期產生了他的最好的幽默故事。同時他開始做醫生的工作；他在離佛斯克列森斯克大約五十里光景的一個地方醫院裏做了幾個月的醫務助理員。他得在醫院裏照料病人，出外驗屍，到法庭做醫務鑑定人。這些職務使他直接接觸到鄉間小鎮的生活，供應他一大套故事的豐富素材。順便提一句，他在佛斯克列森斯克正好有機會看到軍官的生活，因為當時有一個砲兵旅駐紮在那兒。他跟那些軍官，特別是旅長瑪葉甫斯基上校，交成了朋友。這種結交後來成爲他的一個最好的劇本三姊妹的材料。

一八八五年契訶夫到底總算走出了埋沒他的才能的鬧鐘和別的刊物的圈子，走上了真正文學的坦蕩大道。這是他夢想了很久的事。一八八三年，他在寫給他哥哥亞歷山大的一封信上談到他爲滑稽刊物所做的工作，說：「我成了他們中間的人；我跟他們一塊兒工作，跟他們握手；據說遠遠看來，我像個扒手了。我難過，相信我早晚會逃出去。……我不會像這樣活到死的一天。這是暫時的。……」

一八八五年，多虧拉金幫忙，契訶夫受到約請爲彼得堡新聞寫稿，在這份報紙上出現了

他的小說馬姓獵人●等，受到當時文學界的一個名人德·華·格里高樂維奇●的注意。一八八六年春天，格里高樂維奇寫一封信給契訶夫，信上除了別的話以外還說：『您有真正的才能，那種使您高高的站在新一代作家的圈子上面的才能。』這封信給契訶夫留下很大的印象，使他提高對自己的估價，激發他帶着更多的嚴肅幹他的工作●。由於新時報的主筆和發行人蘇瓦林●來拉稿，契訶夫總算能够跳出他自己陷在裏面的轍了●。不管那份報紙的政治觀點怎樣，它總是規模最大、銷行最廣的一份日報，在文學的意義上說來，他比契訶夫以前工作過的那些報刊不知高出多少倍。頂重要的是蘇瓦林並不要求『滑稽的』故事。從那

● 馬姓見校長集，獵人見巫婆集。——中譯者。

● 格里高樂維奇 (Grigorievich, 1832—1889) 俄羅斯作家。——中譯者。

● 參看亮光集篇首契訶夫寫給格里高樂維奇的回信。——中譯者。

● 蘇瓦林是變節的自由主義份子，他主編的新時報是一份具有保守的、反動的政治觀點的報紙。——中譯者。

● 契訶夫在寫給格里高樂維奇的回信上有這樣一句話：『要我一時三刻跳出我陷在裏面的轍，那是不能的。』——中譯者。

時候起，安東·契訶夫纔丟下安托夏·契洪節的丑角帽子，用自己的真名字發表小說。他的小說變得越來越嚴肅，越來越常常響着契訶夫那種爲生活悲傷的音調了。

爲新時報寫稿的工作，終於容許契訶夫到彼得堡走一趟了。在那兒，他走進文學界名流的中心，認識了密哈益羅甫斯基、格列布·烏斯賓斯基、列斯科夫、柯羅連科、普列希切葉夫、波龍斯基。老一輩的俄羅斯文學巨人很熱烈的接待他。『我覺得自己上了七重天，』他寫信對他哥哥說。『聰明而正派的人有那麼多，簡直可以隨手檢到。我天天結交新朋友。』這一切一定加強了他對自己的才能的信心。

這位新作家現在吸引了報界的注意；他的一本小說集出版了，嚴肅的日報和月刊就發

- 密哈益羅甫斯基 (Mikhailovsky, 1842—1904) 俄羅斯民粹派文學批評家——中譯者。
- 烏斯賓斯基 (Gleb Uspensky, 1843—1902) 俄羅斯作家——中譯者。
- 列斯科夫 (Leskov, 1831—1895) 俄羅斯作家——中譯者。
- 柯羅連科 (Korolenko, 1861—1921) 俄羅斯作家——中譯者。
- 普列希切葉夫 (Pleshcheyev, 1845—1893) 俄羅斯詩人，北方導報主編——中譯者。
- 波龍斯基 (Polonsky, 1820—1898) 俄羅斯作家——中譯者。

表許多評論文章。這個集子由拉金印行，起名雜拌兒。他的第一本書梅爾柏密妮的故事早在一八八四年出版，卻沒引起報界的注意。

契訶夫的名望增長得很快。一八八八年他的小說草原●在北方導報發表，北方導報是當時最好的一份月刊。他不久就成為那份刊物的最勤的投稿者之一，別的刊物也來拉他寫稿了。

在他的其次的集子在黑暗裏和陰鬱的人出版以後，科學院贈他普希金獎金。這種成功完全出乎契訶夫的意外。『獎金啦、電報啦、賀喜啦、朋友啦——所有這些弄得我心裏亂騰騰的。我給搞得昏頭昏腦，我的過去在我頭腦裏變成了一片霧，』他寫信告訴他哥哥說。普希金獎金給契訶夫的過去添了光彩。契訶夫的才能被人認識了，他的名字為更廣泛的讀者所熟悉了。

名望並沒有一下子醫好契訶夫的慢性病——貧窮。他仍舊得為明天打算，仍舊得辛苦的工作。『我累了……我在等稿費。整個九月，我坐在這兒，沒一個錢；我已經典當了幾樣東西，

而且到處瞎掃，就跟魚掃着冰一樣，』他在一八八八年寫信給普列希切葉夫說。在他的信裏，這類照例的、用半開玩笑的契訶夫口氣寫出來的對窘困的訴苦，可以找着許多例子。

契訶夫現在比以前更工作得緊張：由於他的新地位，由於他對自己和對他工作的新態度，他不能不這樣。『從前我寫東西彷彿鳥兒唱歌一樣，』他說；『我坐下來就寫。寫甚麼，怎樣寫，我都不去想。故事自己就出來了。我像一頭放到曠野上去的小牛，跳啊，蹦啊，踢啊，滑稽的搖尾巴，搖腦袋。我笑，而且引別人笑。』他再也不能够像那樣寫了；他的創作工作對他來說又是快活又是苦惱；他對自己要求得越發嚴，對自己所寫的東西培養了一種經常的不滿。『三個禮拜以來，我一直在從我自己身上擠出一篇小說來；我已經開始寫了五次，也丟掉了五次。我唾痰，使勁寫，細琢磨，罵街……』『我寫得慢，寫完一段就要停很久；我寫，重寫，常常沒有寫完就丟掉了……』『我寫，槓掉；寫，槓掉。』在契訶夫的信裏我們找到許多這樣的話。

工作的緊張、生活費用的經常缺乏，沒有白白過去，而是留下了痕跡。契訶夫的健康垮下來了，他常咳嗽、吐血——肺癆病的惡兆頭。他既是醫生，不會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可是他不能願意相信；或者他裝出不相信的樣子，免得引起家人，特別是他母親，憂慮。不止一次，他吐過血，後總要發生這樣的事。契訶夫把吐血的事寫信告訴這個或者那個朋友，可是準定要附一筆：

『別告訴母親。萬不能讓母親知道這件事。』

在很長一段時期裏，契訶夫既不肯治病，也不肯改變生活方式，他仍舊像從前那樣辛勤的工作。他的工作範圍加寬了；除了小說以外，他開始寫戲。一八八七年，他發表他的第一個劇本伊凡諾夫。這劇本在莫斯科演出，後來在彼得堡演出。伊凡諾夫演得成功了，契訶夫就開始寫另一個戲林妖，後來全部重新寫過，由莫斯科藝術劇院演出，起名萬尼亞舅舅。林妖失敗了，第一次公演以後就停演了。這就沖淡了他寫戲的喜好，在此後的六年中間他沒寫過一個劇本，只寫了幾個通俗笑劇：熊求婚等。

契訶夫對生活越看越深，越來越注意它的陰暗面。他特別常常想到『我們在我們的監獄裏躊躇了成百萬的人，我們隨隨便便、不加思索、野蠻的躊躇了他們』。這正是使他在一八九零年到一八九一年間長途跋涉到庫頁島去的主要動機之一。當時西伯利亞還沒有鐵道；要到庫頁島去，契訶夫就得在頂困難的條件下旅行三個月：泥濘，塵土，寒冷，炎熱，不斷的、一刻也不休息的坐車。那趟旅行的結果，出現了一本書，庫頁島，不但使社會人士得到很強烈的

印象，甚至引起政府中人的注意。這書出版以後不久，政府就採取措施改善庫頁島流放犯的生活。

從庫頁島回來，契訶夫的健康表面上好了些。可是莫斯科的熱鬧生活，名望的不可避免的伴侶——不斷來包圍他的無數客人——使得他疲乏，他開始想着搬到莫斯科外面去住，不過要離城近一點。他還有別的理由要搬出莫斯科去。『要是我是醫生，那我得有醫院和病人；要是我是作家，我得生活在人們中間，而不是生活在小小的德密特洛甫斯克街上。我得有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哪怕一丁半點也是好的，』他寫信給他的一個朋友說。那時候經濟境況倒好得多了，容許他在莫斯科省買下一個小莊園梅里赫佛村。契訶夫帶着全家人搬到那兒，一直住到一八九八年，很少到莫斯科、彼得堡、大陸去。

在梅里赫佛村，契訶夫找到了他要找的『一丁半點的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儘管自己已有病，他卻化了很多精力和時間做醫務工作；他給農民看病；自己出錢在鄰村修建學校；在塞爾普霍夫地方議會裏工作。所有這些並沒妨礙他在梅里赫佛村居住的六年中間寫出他的最好的小說，例如第六病室、匿名的故事、女人的王國、藝術家的故事、裝在套子裏的人、黑修士、我的生活。●密切的熟悉鄉村生活的粗鄙的陰暗而以後，他有了寫兇殺和農民●的材料。